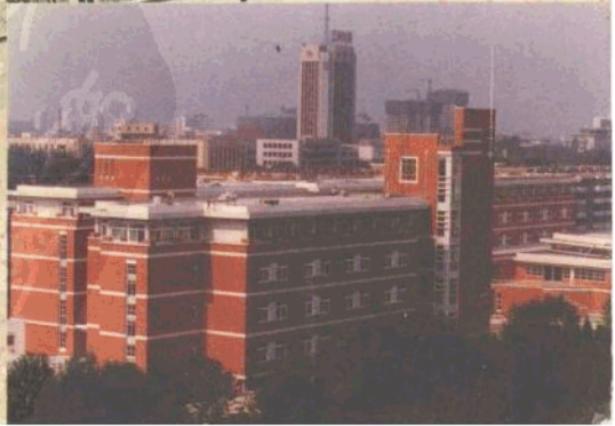


回眸南开

HUIMO NANKAI

■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 编



■ 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丛书

《回眸南开》编委会成员

刘景泉 连 洁 梁吉生 马光琅

莫建来 胡学常 丁 峰

序

◎
序

洪国起

1919年，古老的神州大地爆发了五四运动。几千年的华夏历史由此翻开了全新一页。

时隔数月，南开大学宣告成立。

从表面看，二者之间似乎找不到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穿透浪花水沫，直抵历史长河的深处，便会发现推进这两件事情的实为同一潮流。这一潮流涵摄了当时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意愿，涵摄了中西文化撞击及融合带来的震荡，涵摄了正在潜滋暗长的现代“讲科学，争民主”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南开之所以成立的泉源。

南开大学正是由此开始了她迄今八十年的风雨历程。而这初始的推动力也不断发育滋荣为凝聚与鼓舞了一代代南开人的“南开精神”。

从此，南开的兴衰就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息息相关。她在国难中创立，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新生，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走向兴盛。正如先辈所言，南开是不服气的中国人为争一口气而创办的，旨在痛矫时弊，作育英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这种救国强国的精神理念，体现在“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办学宗旨中，涵蕴在“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系科设置中，更昭示在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中！正是秉承“南开精神”，以周恩来、陈省身等为杰出代表的南开人，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八十年了，讲不完的南开故事，道不尽的名师风范，抒不够的南开情怀——我们回眸南开，回眸她走过的艰辛与辉煌的道路，回眸她走过之处留下的创业精神和光荣传统。回眸之际，新世纪之门即将开启，我们登高望远，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时代。“发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建设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总书记的教诲正激励着今天的南开人不断奋进。“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回眸历史，南开人谱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展望未来，南开大学一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中锻铸新的、更为璀璨的辉煌！

1999年9月1日

目 录

往事悠悠

我做南开大学学生时.....	陈 鲁	(3)
才华横溢的诗人——梁宗岱教授.....	柳无忌	(10)
我与黄钰生同志.....	李霁野	(14)
管窥之见		
——30年代初期在母校生活学习感受		
.....	郭沛元	(19)
在张自忠将军部受军训.....	刘兆吉	(27)
南大被焚记.....	慧 珠	(38)
忆联大的音乐活动		
——兼忆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	张清常	(42)
复校后南开人的生活.....	南 周	(51)
缅怀故老.....	蔡美彪	(59)
名人风采忆当年.....	魏宏运	(63)
母校指引我走向光明.....	魏 浩	(67)
南开戏剧与学运.....	龙德麟	(72)
南星合唱团.....	谭 致	(82)
难忘的 1948 年秋冬.....	曾小吟	(88)

东北实习	李 鑫	(91)
我来南开大学任教前后	王积涛	(95)
一杯水和一桶水		
——忆王金鼎同志的一次谈话	高爾森	(100)
从自己的“方帽像”说起	王富龄	(102)
耕耘与收获		
——我与南开大学	魏 墩	(106)
母校南开,忆不尽的情景	石 英	(114)
大中路的时钟	李凡(薛纪光)	(119)
难忘悠悠南开情	戴锦锟	(124)
飘逝的云		
——南开忆旧	刘慧贞	(129)
忆母校	鲍晓娜	(135)
我也同毛主席握过手	刘士富	(142)
周总理来到我们教室	高秋福	(146)
治学方法从众师中来		
——忆南开历史系老师对我的教诲		
	张荣芳	(152)
三代两地南开情	刘重来	(158)
圆我南开梦	张本桢	(165)
南开园琐忆	石 磊	(168)
三十年后忆故园	马亚芬	(173)
忆郑天挺教授与《中国历史大辞典》	刘泽华	(178)
我们的“花季”	余晓勇	(183)
南开求学琐记	李治安	(191)
南开的金秋	龙以明	(195)

- 江总书记与南开师生在一起 丽文 (199)
 南开人的故事 王翔 (204)

名师风采

- 怀念姜立夫先生** 吴大任 (211)
忘年之交 其淡如水
 ——杨石先教授与我 邢公畹 (222)
高风亮节 译界楷模
 ——诗人陈逵教授译事记略 顾延龄 (228)
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234)
天降大任于斯人
 ——吴大任纪事 王巍 (245)
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丁洪范 钱荣堃 (255)
庆校庆 忆冯师 杨志玖 (262)
学者、教育家李霁野先生 田峻生 (266)
忆何林 朱维之 (270)
深切怀念温公颐先生 崔清田 (274)
季陶达教授轶事拾零 薛敬孝 (278)
博学不止 笃行不倦
 ——滕维藻教授治学业绩漫记 张岩贵 (283)
最后一课
 ——记声如洪钟的雷海宗先生 肖黎 (289)
短暂停留南开园 风度音貌今犹存
 ——记巩绍英同志 杨生茂 (294)
我的导师桑恒康教授 罗泽涛 (298)
周基堃教授印象 肖军 (311)

学苑沧桑

- 南开的德育 牛星熙 (199)
漫漫求索路 悠悠南开情 钱荣堃 (325)
南开经济学科“V”形发展轨迹 谷书堂 (332)
院系调整:一代学人成长的契机
——以我的经历为例 宁宗一 (338)
我与南开化学学科 李正名 (347)
南开学府二十年的变迁 陈宗胜 (351)
选拔和培养人才很重要
——记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批示 魏长日 (356)
我与南开社会学专业 杨心恒 (361)
我与南开的城市经济学科建设 蔡孝箴 (370)
重现南开的戏剧之花(1985~1999)
..... [美]罗兰·费希尔
雪红梅 译 (377)

名人之光

-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 范绪锋 (393)
翰墨寄情 悠悠永怀 淀冰 (397)
我与陈省身的南开缘 胡国定 (401)
诗歌谱写的情谊
——我与南开 20 年 叶嘉莹 (406)
杨振宁在南开 宁平治 (428)
刘叶秋先生与南开大学 宁稼雨 (432)
段开龄与南开精算学 温丽丽 (439)

南开情怀

周恩来与南开大学	侯自新	(447)
南开建校八十春秋浮想	刘叔新	(455)
吴大猷回南开	钟杰 王永亮	(459)
皑岚依旧听鸣泉		
——罗皑岚教授忆南开	叶雪芬	(462)
师忆	崔永禄	(467)
我心中的南开	龙飞	(471)
我与南开	马庆株	(474)
二十年成一瞥	梁吉生	(481)
南开一“网”情深	胡喜梅	(488)
南开育我读书勤	查秉枢	(492)
南开的缘分	刘武	(496)
步入辉煌殿堂的感言	逄锦聚	(501)
我的南开情结	乐国安	(508)
我爱南开马蹄湖	石刚	(513)
还会有梦	吴阿娟	(517)
我的南开运动场情结	张伟伟	(522)
校园断想	高岩	(528)
我的母校	[韩]金明和	(531)
我是南开人	[韩]金恩廷	(533)
南开情结	林克武 甘宏玲	(535)
品味南开	庞晓敏	(539)
回眸	廖晨霞	(543)
后记		(547)

往事悠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com

我做南开大学学生时

陈 鹤

1928年夏季，我从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和同了5年班的好友阮冠世一同报考当时就全国闻名的私立南开大学。北京考场中，我们有幸成为200多人中仅有的考进南开的两个。从女子中学到男女同校的大学，从北京初次离家到天津，从走读到住校……哈！对我来说简直是改天换地，充满了异样、新鲜、兴奋的感觉。而且又能和好朋友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出入与共，甭提多么快活了。下面就分段谈谈我回忆中那时的南开大学。

一 西柏树村

西柏树村，简称西村（现在专家楼、谊园的旧址），是我进校时唯一的教师住宅区。前排8所，后排6所，两头各两所，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群落。我们女生宿舍就在前

排中间的 5 号和 6 号。当时全校女生只有 30 来人，每间 3 人，住得很宽裕。因为地处教师住宅，女生们和一些师母以及她们的孩子都比较熟。这使初次离家的我们感到了家的温暖。记得最令我们爱戴的是黄钰生教授的原配夫人梅美德。她把我们当成她的小妹妹，常约同学们去吃饭，要不就来宿舍看望，嘘寒问暖，无微不至。70 年后的今天，这一切，包括她当时的音容笑貌，还仿佛就在我眼前耳边。

每次考完试，暑假来临之时，我和阮冠世总不舍得立刻回家，愿意享受一下西柏树村的清净日子。宿舍里几乎没有别人，我们看书，游玩，好不自在。思源堂（现在的旧化学楼）西边有一个大钟（抗日战争时被日寇掳走）。钟旁有一个挨墙子河的码头，有船租。从这儿上船往南可通到青龙潭，那是个挖土做砖形成的大水塘，也就是今天的水上公园了。而从码头往西划是通向英租界，还可北至卫津河。暑假里，有的老师就会约上一批放假不回家的男女学生，泛舟青龙潭。

在离开学校十几年后的 1946 年 11 月，我和吴大任带着我们因躲避战乱而在四川出生的两个孩子，一家人互相扶持着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南开园，住进了西柏树村。

二 在南开的学习生活和教师们

我就读数学系，系主任是姜立夫教授；阮冠世读物理系，系主任是饶毓泰教授。理学院还有化学和生物系，邱宗岳教授是化学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是李继侗教授。我一年级时的必修课是姜先生教的微积分，饶先生的

物理，司徒月兰先生的英文和瞿兑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由于姜先生的建议我还选修了商学院由何廉先生教的统计学。

那时南开大学的理科教授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所以课本多为英文版，讲课也多半用英语。幸好我在中学的数学、物理课本也是英文的，看书和听课还不至于困难重重。

姜先生上课，只带一张写了提纲的日历纸。他讲课非常清楚简洁，板书也整齐，记笔记很方便。他从国外订购了一套几何模型，有时会带上一个模型上课，对学生了解空间及作图有很大帮助。有一次他讲到极有意思的地方，忽然把右脚向左脚一并，同时叫上一声“All right!”，随着他的情绪和举动，同学们立刻受到感染，并对数学更加喜爱。在每一堂课后，姜先生必留作业，限定第二次上课放在讲台上。第三次上课时发下来，已经都改好了。如果有许多的数字计算，就要我们在小方格纸上把每个数字整整齐齐写在格子里，发下来时，即使有一个数字错了也被改正，这使我们写作业一点也不敢苟且。

教物理课的饶先生上课别具风格，除讲课外，特别喜欢提问学生或鼓励学生发问，课堂上生动活泼，师生融为一体。一次，他讲到分子运动的速度时，我举手提问：“那为什么烟囱冒出的烟那么缓慢呢？”饶先生不是斥我无知，而是先鼓励我说：“问得好！”然后再加以解释。有时他讲理论，让学生举例，无论举例正确与否，他总是表示欢迎。这样上课学生接受容易，并且增加了对物理的兴趣。

何先生教的统计学是商科二年级的课，他们一年级学

了经济学，我没有这个知识，听课有时不懂。何先生也用英文教，内容有很多是有关物价指数的问题，而我对经济是一窍不通，学习有困难。幸而留的作业都是查指数，大量的指数作业往往花掉我周末的半天。我看商科二年级女生很轻松，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人做，多人抄，所以不费时间，只有我亏了。学期末考试，我只得 75 分，这可是我有史以来的最低分。我拿着卷子去问何先生：“我认为我都答对了，为什么只有这个分数？”何先生说：“因为你没用英文答。”到了第二学期，我发狠自学了英文本的经济学，学年考试时，用英文答卷，果然得了 90 多分，我好像是出了一口气。20 年后，由于国民党不让张伯苓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任了校长，那时我也成了南开的教师。一次教师会上，他坐在长桌一端的主席位上，忽然发现我就坐在远远的另一端，立刻把我叫去坐到他身边。想不到近 20 年不见，他还记得这个争分数的学生。

我念得最失败的是英文课。我在中学读的英文课本是轶事之类的故事书，文法没有学好，只会背几页书。大一时的英文老师是华侨司徒月兰，她教的是 19 世纪文学评论。我压根儿没学过什么 19 世纪的英国文学，怎么也读不懂这本书。司徒先生上课不说一句中文，常叫学生回答问题，特别是要学生用英文讲解某个生字的意义。我邻座的万家宝面无难色，应对如流，我可不能。于是我每次上课前必把生字的同义语从词典上查出来注在书上，以备抽问。可是，司徒先生见我底子差，就问我最简单的字，如“stand”，“say”这一类的同义词。这下可糟了，我查同义词时并未想到竟问容易的，全查了那些难的！所以就更答不出了。二年级的英文

是她姐姐司徒如坤教，读一本传记，容易多了，我才放心不少。这说明“高攀”是不适宜的，按自己水平循序渐进地学，才会有收获。

瞿兑之先生教我国文，这期间倒有一件故事。瞿先生是训诂学家，一次下课把我留下问我：“你的名字是一个白字，不见经传，但我了解你父母都有学问，怎么给你取这样一个名字？”我也知道我的名字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到。回家问父母，他们都否认是自己取的。我是家里第八个孩子，又是第六个女孩，叫什么名字，父母其实并不关心。后来才知道，在父亲出外工作，我上幼儿园时，是哥哥按姐姐们都是“鸟”旁排行给我胡取的，多半是以爲字代表羽毛漂亮的绶带鸟。

三 理科师生同乐会

一年级时，我们参加了两三次理科师生同乐会。同乐会是学生主办，请老师们参加的一个娱乐会。平时老师们教课严肃认真，学生们对老师必恭必敬。可在同乐会上，我们可以没大没小，任意顽皮，老师们也如家人父子，和我们一起开心玩乐。现在我记述两次同乐会的内容，以见 70 年前师生关系的一个侧面。

在一个同乐会上，除理科四系老师外，还请了商科的何廉老师。何老师彼时新婚不久，夫人姓余。会上姜立夫先生出了个谜语：“Imaginary number。”女同学叶恭绍马上猜着了，怕别人抢先，一口气说：“Imaginary number 是虚数，虚数是 i ， i 是我，我是余，余是何师母。说完后，自

觉失言，羞的不得了。师生都不免哈哈大笑，真达到同乐的目的了。

另一个同乐会上，卞学瑾、卞学钧姊妹和几个女同学编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大狗传”。大狗是一个极知名的男同学的外号，他功课好，人缘好，同学们当面背后都叫他大狗，他也不生气。这篇文章编了他很多故事，也编进了一些与老师同学名字谐音的字眼，如吴大人（吴大任），姜立夫人（姜立夫），饶毓太太（饶毓泰），张景太太（张景泰），软贯柿子（阮冠世）等等。开会时，老师学生都到了。卞学瑾主持。在念这篇文章之前，她宣布：“我念到‘大狗’二字时，人人都要从座位上起来，自转一圈。”文章内容多半是给大狗开玩笑的，因此也多次提到“大狗”两个字，大家一听到“大狗”，就开心得起来转圈。一篇文章念下来，每人都转了若干次，也笑了若干次。等到文章念完，所有的人——包括老师姜立夫、饶毓泰，在开心之余，都发现自己被愚弄了！原来“传”与“转”同音，“大狗传”也就是“大狗转”——大狗才要转，每个与会者一听到人唤“大狗”就转，岂不都成了大狗了！事隔 70 年，想来仍不禁莞尔。（参加这会的人，现在还有吴大猷、陈省身和我健在，都 90 岁内外了。）

四 男女同学之间

那个时候，男女学生交友恋爱是无形的。我不记得见过拉着手、搂着腰或在僻静处促膝谈心的男女同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我们管物理实验的老师走了，四年级的吴大猷代管实验。做实验的学生只有我和阮冠世两个。吴大猷背着我写